
新加坡 – ALT 和 RALO 官员的工作早餐会
20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07:00 至 08:00
ICANN - 新加坡

无名女士：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这里是法国口译室。能听到吗？法语口译室正在讲话。能听到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好的。我们马上开始。

ARIEL LIANG： 所有在新加坡参加会议的与会者大家早上好，所有远程与会者，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于 3 月 26 日（星期三）新加坡当地时间 7:00 召开的 ALT 和 RALO 官员工作早餐会。

我们提供法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现场口译服务，因此，在说话时，请报一下你的名字，以便我们在各个语言频道上确定你的身份，也便于做笔录。另外，请在讲话时保持合理的语速，以便我们提供准确的口译服务。现在把时间交给你，Olivier。

OLIVIER CRÉPIN-LEBLOND： Ariel，非常感谢。我叫 Olivier Crépin-Leblond。欢迎大家参加这次早上会议。实际上，现在已经 07:24 了，因此，我们的会议时间会稍短一些。

今天的会议要讨论四件事情。一是 RALO 就提高 ALS 的政策工作参与率提出的政策意见。其次是各个地区的外展活动。这是主要工作。

注意：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其作为辅助文本随附于原始音频文件，但不得将其作为权威记录。

第三是各个地区的能力培养。一旦开始外展活动，就必须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最后一点是可访问性。我们马上开始，首先讨论一下 RALO 提出的政策意见以及提高 ALS 的参与率。Alan Greenberg？

ALAN GREENBERG：

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比现在更好的工作成果 - 我们迫切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一直告诉人们，就像大家在昨天的公开会议上讲的，政策是在基层提出，然后再自下而上的，但许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 - 因此，关于在此流程的较早阶段起草第一版声明，我们必须更加严格。

和其他人一样，我经常感到内疚，但我们必须那样做，并且必须做好准备。这些天来，那些声明通常都较短。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快速地翻译它们。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Alan，非常感谢。我简单介绍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你直接讲到了目标。是的，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当然，首先是研究一项公告然后想办法起草这个公告花费的时间。谁来起草这个公告呢？谁来起草声明初稿呢？

我们有 21 天的初始意见征询期，然后是 21 天的意见回复期。当然，我们可以在这 42 天结束后提交声明。问题是，到那时候，我们将无法与理事会开展的一些工作保持同步。因此，直到理事会讨论这方面情况的会议之后，或在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工作之后，或在工作组倾听完意见并回去继续工作之后，我们才提出意见。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同步。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为最终用户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提出意见。

第三，我们需要与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更好地沟通，一方面送出那些信息，另一方面征求并获得反馈。但同时，不要给他们太多工作，让他们不堪重负。

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通过伙伴计划来这里参加会议的 ALS，他们说：“我的邮箱都满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了。”

我想，接下来有 Evan、Holly 和 Wolf 要发言。

EVAN LEIBOVITCH :

你好，Olivier。你说的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它已经合并到 ICANN 流程的设计过程中，并且似乎会永远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可能在 21 天内完成自下而上的流程。要想制定一个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必要的信息来翻译政策、使大家可以访问、向下深入到 ALS 层次、进行适当地讨论，然后再次向上提交，我们讲的这个过程要上几个月，不会少于一个月。

我记得，自我参与 ICANN 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讨论。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可以说，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但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可以做的只有这么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层、现场与会的人员、ALAC 人员等有义务接手那件事情，努力凭他们自己的直觉在无法进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了解他们所在地区人们的看法。

那是个存在缺陷的流程，但考虑到这个任务是强加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我们甚至遇到了某种情况 - 这种情况出现过多

次 - 即将政策交给网络普通用户讨论，我们则提出非常合理、深思熟虑的观点，这需要几个月时间完成，并且有许多人参与，然后一个人在公共论坛上走到话筒前，让相当数量的用户关注到我们已经完成的所有工作。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在我工作这些年来，这种做法一直不可接受，但实际上又很少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如果对 ICANN 的运营模式做出重大修改，是不是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了解多利益主体模式后，我意识到 ICANN 只是一种模式。有各种多利益主体模式和许多其他模式考虑这种必要的意见征询，并且没有为那些可以出席各种会议、有勇气站在话筒前和大家讲话的人员提供过高的优先级。它是一种系统中固有的不利情况。我们可以要求人们更快、更高效地工作，但我想，对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实际上却有着严格的限制。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Evan，你是说 42 天不够长吗？

EVAN LEIBOVITCH : 在提供必要的时间以进行适当的争论、讨论并将问题提交到 ALS 和 RALO，为了翻译这些问题，使 ALS 了解这些问题，懂得相关语言，你说的很对，42 天是不够的。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Evan。Holly？

HOLLY RAICHE : 我提一些建议。如果我们有人在工作组层面 - 不是在我们的工作组，而是其他工作组 - 参与政策讨论，并让人们了解那方面的最新信息。现在我了解到，有一项政策反对工作组成员作为起草人，但实际上那名成员拥有所有的专业知识。

因此，我们可以修改那项规定，说明该成员实际上参加了会议，了解问题到底是什么，总的来说就是：“这就是我们应该讲的”，让其他人来负责等等。但至少，那样会缩短某个人搞清楚具体问题所在的时间，并且甚至可以定期向 ALAC 提供报告，指出“事情的进展就是这样”；因此，实际上，我们已经在 42 天的时间结束前留出了一些时间，可以对问题进行一番考量。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 Holly。非正式地说，情况就是那样，也应该是那样。但正式来说，事情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作为最佳实践，并且向所有的……成员提倡这种做法呢？

HOLLY RAICHE : 我想可以。我认为我们等太久了。如果你是工作组成员，你需要时间了解材料，然后让其他人了解它，总是要解释许多事情。如果你已经做过解释，那让人们思考会更容易一些：“嗯，我已经考虑过这件事。”因此，可能最好是说：“我们希望这样处理政策”，在时间表开始之前，这是最重要的。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Holly。Wolf Ludwig？

WOLF LUDWIG :

谢谢，Olivier。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介绍中作为政策流程的框架条件提到的内容。这个框架是为那些可以从企业、政府、技术角度，或作为社群方专业处理上述问题的人员设计的。

但这个框架在志愿者环境中无效，并且[听不清]自我在 2006-2007 年参与 ALAC 以来，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个主要矛盾，因为我们 ALS 并不是根据这些预期、根据这些为专业环境制定的时间表来行事。这非常重要，因此，这些年来，我一直设法鼓励我们的成员更多地参与进来，更多地参与到这些政策流程之中。

另一点已经提到过。目前，我最常听到的话、意见或抱怨，是我们有关任何简短声明的电子邮件都多得看不过来了，而不管它是不是与我们的成员有关。它们提供了信息。是，网络普通用户工作人员转发 ICANN 的任何小公告、任何小声明并没有错。但这始终是从提供[听不清]最新信息的角度来考虑的，从没有反映收件人的实际情况。收件人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参与 ICANN 或网络普通用户或 EURALO 只占其他日常工作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这对他们有些[要求]过高。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无法跟踪所收到的邮件的数量，更不用说深入讨论邮件的内容了。即使对我来说 - 我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 - 但有时候，突然之间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我就不能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然后几天后，我只有将邮件归档，或把它们删除掉。

第三个因素是，这其中的许多问题都太有针对性、太过复杂，并且无法从用户的角度反映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

如果你是 ISOC 成员，你可能具有技术背景，或者懂技术，但我们的所有成员不全是 ISOC 人员。我们有许多民间团体成员，他们为公民自由、数据保护、隐私等问题而来，因此，他们可能与 WHOIS 有更加密切的关系，但任何 IDN 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那么，如果这不在他们的利益范围之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进来呢？

Olivier，你可能还记得，在 2013 年 6 月于里斯本举行的上次全体会议上，出于这一困惑，我向成员们提问：“请告诉我们你们的五项核心利益和优先工作。”当然，其中一项是欧洲的隐私[听不清]。另一项是消费者或用户保护。现在我甚至记不起所有五个核心利益了，但我们定义了五个优先工作。

根据我的经验，我只能说，如果当前政策[咨询]过程中的某个问题属于上面的五个主题之一，那我就不会因为其他任何问题麻烦他们。那么，我可以鼓励他们，或者我们可以向他们提问，但忽略其他问题。

这非常复杂。这是每天的现实情况。简单来说，以自上而上的方式设计的概念会与自下而上环境中的现实情况相[碰撞]或相冲突，因此，这个概念不可能真的有效。非常感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非常感谢，Wolf。我想问 Sylvia，是不是所有 ALS 都在 ALAC 公告中呢？我觉得，他们必须都在 ALAC 公告中，以便接收所有公告，并且我认为会有大量电子邮件。现在有几个人要发言。先回答这个问题，Evan？好，你可以跳过去。

EVAN LEIBOVITCH : 简单来说，这可能是选择工具的问题。例如，有与 Twitter 话题标签相关的分类问题，以便与大家订阅馈送源，并过滤掉任何除感兴趣的话题以外的内容。可以简单发布一个分类“这些是我们用于那些主题的话题标签”，并确保将它们应用于公告，它不会替代所有内容，但邮件列表也不是最要紧的或最终目的。我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代沟问题。我的成员就不喜欢邮件列表。

我只是说，如果我们需要那种广播和过滤机制，就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如果需要，它就存在。我们这里需要它。他们是否提供它是另一回事。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Evan。下面有几个人要发言。有 Alan、Garth、Tijani 和 Dev。现在请 Alan 发言。

ALAN GREENBERG : 抱歉。在其他发言之前，我想插几句。关于最后一点，我们使用的邮件列表系统 Mailmain，它能够根据主题进行过滤。我们没有用到这一功能。

再强调一下，我完全同意 Wolf 讲的。我们的邮件列表中有太多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们不需要告诉全球各地的用户，他们需要怎么做才能拿到庆祝活动的门票，但我们那样做了。而且，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了其他各种类似的信息。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那不是发送给内部人员的吗？

ALAN GREENBERG : ALAC 公告。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是，我们需要解决那种问题。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解决的。

除了让少量外围人员（人数较少）定期参与政策流程以外，其他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但对于各个主题来说，这样更有针对性。让我们停止假装，假装政策意见是在基层提出，然后慢慢向上的；当它们到我们手里时，我们会设法让人把它写下来。政策不会以这种方式制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例外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实际一点。

我起草了若干份声明，那里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通常是唯一的成员。因此，我不认为我们有那样的规则，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假装有一个。那名成员不必起草声明，但让我们不要拖延。我们不应该拖延，直到每月或半月 ALAC 或 ALT 会议才做出这些决定。是的，需要更多培训。如果我们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工作组，例如，作为 GNSO 联络员，那我一个月就不会收到四、五或六份申请 - “我们应该起草这个吗？谁应该起草它呢？”

我们必须吸引更多人参与工作组或类似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变总体的人员分配，但我们必须比现有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我们将太多的工作交给极少数几个人来完成。

ATRT-1 及现在的 ATRT-2 对于意见征询期提出了大量建议。21 天加 21 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在这个星期之前发生改变。我不知道替代办法是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但我知道会发生改变。同样，

这方面的改变是 ATRT-2 促成的，因为我们对于他们工作效率低下提出了一些相当强有力的建议。

在事情发生之前，将设法为我们提供通知 - ATRT-2 同样提出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建议。我们不了解所有情况。大家都不知道 ALAC 关于 PAB 的建议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会在结束日期前两周提出。我不知道它是否会作为一个日趋重要的建议。我不看它，因为它是一个低效的列表，但它同样是 ATRT-2 关注的事情，并且有希望变得更好。

仅仅通过一个细小的改变或巨大的改变，我们不可能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大量工作才能做出改变。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感谢您，Alan。回头来看，首先你提到了即将就 PAB 提出的建议。不，我们不提前向 ICANN 发送任何通知。对于没有发送通知，我们感到内疚。

ALAN GREENBERG : 抱歉，ICANN 行政机构知道的。它一直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ICANN 哪一部分的行政机构？

ALAN GREENBERG : 从 Heidi 告诉网络普通用户以外的人我们将提供公众意见征询期，到意见征询期结束，这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到时，有没有一个列

表指出它是一个日渐重要的公众意见？我不知道。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不是那样。要发送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起草完整的通知，以便将它发布。负责公众意见事务的工作人员不会进行任何编辑或起草。

ALAN GREENBERG : 抱歉。通常来说，提前通知由工作组发出，指出“我们会在三周内提出公众意见。我们将发布一份草案”，并发布通知说将开始相关工作。我认为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应该会发布提前通知，指出有人负责公众意见，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提出这些意见。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嗯，我敢说，Alan，已经发布的公众意见页面的每一项内容实际上是由 Heidi 起草的，我负责的是最新的内容。

ALAN GREENBERG : 很明显，我们说的不是一件事。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嗯，讨论即将开始的公众意见征询的提前通知时，你考虑的是提前通知。我认为，这和你起草的公众意见是同一件事。

ALAN GREENBERG : 以我从其他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及对整个流程的了解，在我们知道将进行公众意见征询时，在起草意见、我们收到意见以及它得到批准之前，应该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或类似的内容。

HOLLY RAICHE : 我们可不可以不再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行吗？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请检查整个流程，请检查公众意见征询的提前通知。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 ATRT-2 建议和 21 天加 21 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是，将会发生一些改变。我想指出的是，公众意见页面的格式已经改变，那可能会给 Ariel 造成问题。她必须跟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从那个网页上复制内容，然后粘贴到维客页面上，但现在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因此我不知道 Ariel 将怎么进行复制粘贴。但那是另一件事。你们必须检查那一点。

我们接着往下讨论，会议内容都记录在案，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次考虑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下面请 Garth、Tijani、Dev 和 Jose Arce 发言。Garth，有请你发言。

GARTH BRUEN : 谢谢。我是 NARALO 主席 Garth Bruen。我完全同意 Wolf 的看法。他的调查向他汇报的两点内容确实只有两点。它们是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我采取一个略有不同的方法，即向我们的 ALS 提出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在我收集它们的回复时，我发现它们实际上属于 Wolf 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因此，我想我们可以进行简化。

在回过头来联系 ALS 时，如果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他们沟通，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访问公开声明。很明显，我们需要改善自上而下的沟通。

在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方面，关键在于，网络普通用户需要一个网络普通用户工作流程界面，通过该界面，我可以登录、查看我的消息、查看我的工作组、投票、提交会议报告、提交月度报告、完成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并就这些工作进行协作，使它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点。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中了解我们做的工作，使它以结果为导向。我们可以制定议程，然后在结束时，我们可以取得成果，并且可以监视整个系统，看它什么时候停止运行，什么时候出现故障，并解决那些问题。

基本上，大型组织每天就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营的。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使用的是邮件列表，但现在不是 1995 年，已经几乎过去 20 年了。我们需要改进这一点，我们需要开始讨论，讨论我们如何尽快改进这一点。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Garth。我喜欢你讲的。Tijani？

TIJANI BEN JEMAA : 谢谢 Olivier。我不认为 21 天的意见征询期和 21 天的意见回复期不够长。你必须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你加入工作组，起草了一些内容，然后对它征询公众意见。这需要 21 天加 21 天。你必须回复所有意见，然后必须重新起草那些内容，将它发送出去。这会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如果时间太长，将无法结束。因此，我不认为时间太短。

第二，当我们提到 RALO 和 ALS 的政策制定或政策利益时，我们会立即想到公众意见征询。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在我看来，我们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另外，我同意 Alan 讲的。不要指望 ALS 和 RALO 会在政策制定方面做更多工作，除非我们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目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征询公众意见，而且，我不认为我们会得到 RALO 和 ALS 的帮助，但同时，在提交我们的声明或意见或建议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找 ALS，回过头来找 RALO，并在截止日期后开展工作，设法征询他们的意见，做出解释，从他们那里了解相关信息，以便他们逐步对政策制定产生兴趣。

我觉得，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像这样发生改变；另外，我不认为延迟截止日期就可以解决问题。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 Tijani。Dev ?

DEV ANAND TEELUCKSINGH : 谢谢。大家一直说存在有大量信息，并且要努力搞清楚它们与哪些方面有关，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我想我和网络普通用户组织有同感，因为我自己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合并一些信息，而不只是接受纷涌而至的信息 - 例如，合并政策简报之类的信息，但可能是每周一次。这样，

在启动公众意见征询时，我们就不会到处收到相关信息，相反，我们只需要一份政策简报，例如，每周接收两次。如果不行的话，一周一次应该够可以了。

我们努力做的，不仅是不从进行公众意见征询的公众意见征询公告中复制和粘贴内容，而且已经有指向到我们的网络普通用户群体维客页面 - 网络普通用户成员可以在那里讨论各种意见 - 并且指向这个问题所属的网络普通用户工作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关于设法提供信息以及尽可能翻译信息，我们还需要做的，是想办法举办某种形式的政策网络会议。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可能是所有网络普通用户参加的政策会议或网络会议。可能需要在 ALAC 月度电话会议以外安排那个会议。

因此，基本上，我们应该了解这个问题到底与什么有关。我们只是安排了无论哪个工作组的某个人员，他提供了一些幻灯片，说：“这就是问题所在。”那样[听不清]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翻译那些电话会议后，会更便于用户获取信息。因此，这是我的看法。

第三，Garth 说的对。我也想到了这种类型的仪表盘，在登录后，通过它，你可以看到[目前]发布的 ALAC 声明，当前正在对什么事项投票等等。我想，尝试在维客上那样做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我正与技术特别工作组一起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我想那种仪表盘[听不清]。我们将访问一个登陆页面。对于每位成员，大家可以看到正在开展的工作，并且可能了解 ICANN 网站的新变化，因为 ICANN 网站正努力提供这类个性化的内容 -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 例如 IDN，到时如果大家访问 ICANN 网站，将会在更显著的位置看到 IDN。在那方面，可能会进行某种协作。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 Dev。我们有一个政策制定维客页面。

DEV ANAND TEELUCKSINGH : 是的。我们确实有一个政策制定页面,但我想,事实上,ALAC 只是宣布接受公众意见征询声明。他们并没有链接到我们的网络普通用户页面。因此,我们访问 ALAC 公告页面,然后收到另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创建了一个维客页面。我们把那些内容合并起来吧。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好的。谢谢, Dev。Jose Arce ?

JOSE ARCE : 非常感谢 Olivier。我只想提个建议,这个[听不清],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个行动事项呢?我认为对所有这些事项进行协调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除所有这些问题以外,下面我再提出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也可以在三个议程事项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向 ALS 证实,那些或多或少努力工作的人员的劳动成果会对 ICANN 产生实质的影响。ALAC 的决策或声明会对理事会的决策造成真正的影响。

Olivier,我记得我问过几次,是不是有任何工作组负责分析 ALAC 工作对理事会决策的影响,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工作。检查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件好事,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 [LAS] 证实,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会产生可以量化的重大影响。

关于理事会决策,我想这最终会使 ALS 考虑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说,[LAS] 将会明白,这不是一项没有结果的工作。这是

我们必须说明的另一件事，我们必须向那些新加入 ICANN、希望参与进来的新成员证实，以便他们确信他们的工作会使多利益主体模式合法化。所以，今天我们最终用户一起来开会讨论。这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有时，我们并没有在[听不清]会议之类的地方发表意见，很长时间来，我一直要求 Olivier 让我们参加那些会议，但很明显，Fadi 一直未能了解这个问题。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 Jose。接下来是 Fouad Bajwa。

FOUAD BAJWA： 谢谢 Olivier。我叫 Fouad Bajwa，来自 APRALO。政策和政策制定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有[听不清]定义，但需要评估人员或参与 ALS 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我们只有四五个人，或三四个人呢？每个 RALO 实际要负责各种工作。

可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ALS 与政策制定流程之间的沟通等存在差距。

技术本身是一个促进因素，但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发生 Confluence 机构群体事件时，ICANN 会在那个情况下合并[听不清]，大家可能记得，我说过，这个平台实际上可以解决大家在缩小差距时遇到的许多问题。

例如，可以将邮件列表整合到 Confluence 系统中，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界面，然后就可以访问合并到那个系统中的所有文档和邮件列表。

关于 Confluence 系统的另一点将单独[听不清]。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 ISOC 中，他们一直从利益出发[组建]团体，然后我们在一个团体中讨论互联网政策。IANA 有一个单独的邮件列表，相关人员正在那边讨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ALAC 政策讨论列表。在[听不清]邮件列表中，你会立即看到 ALS 中具体有谁希望参与政策制定流程，你会立即了解到那方面的情况，你会惊奇的发现，那些人只占很小的比率。

因此，必须重新讨论这些差距，目前，我们的问题界定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增加政策制定流程或政策意见征询流程中 ALS 人员的参与人数？

第二件事，很早就想说这件事了。我不知道 - Dev 的建议很好。但同时，我们 ALS 在读取来自 ALAC 的信息数量方面已经遇到问题。如果我们在其中添加更多简报，那只会增加混乱程度。

例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个页面，每周或每月用摘要进行更新，并且真的提供要点摘要信息，这时总是会提到问题界定或问题详细信息，这是我们处理的问题。ICANN 网站上始终有一个页面，它会列出所有政策问题，然后它会反复运行。

因此，我们必须实现那种整合，以促进政策制定流程或意见征询流程，从而合并这些生成到单个页面中的信息。

我们必须重新讨论我们使用技术、平台，以及进行合并的方式。我知道一件事，不是所有 ALS 都会直接参与那些问题，因为他们与那些问题无关。

也可以说，在 APRALO 方面，我们在地区上非常多元化，因此我们在参与问题讨论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非常感谢，Fouad。你提到了一些要点。我知道，技术特别工作组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现在已经超时了。我们本来打算讨论四个主题，但现在还只讨论了一个，还有三个主题要讨论。我想，现在大家的卡已经举起来了。下面还有 Evan、Holly、Wolf 和 Alan 要发言。非常感谢 Siranush 又给了我们五分钟时间。请每个意见讲一分钟。Evan？你没时间了。好，谢谢。Holly？

HOLLY RAICHE : 我喜欢技术解决方案，但讨厌提供了指向问题的链接，但却到处找不到那些链接。我一直努力想提供帮助，但却无法做到，因此我真的非常恼火。

在制定政策方面，我认为……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链接是坏了还是……？

HOLLY RAICHE : 不，我找不到链接。

无名男士 : 页面上什么也没有。

HOLLY RAICHE : 我到页面上去找，但没找到。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在哪个页面上？

无名男士 : 任何 ICANN 页面上。

HOLLY RAICHE : 我访问政策页面，看其他内容的链接在什么地方，然后……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是这个吗？网络普通用户政策制定？

HOLLY RAICHE : 我在那方面花了一些时间，但要求我们用链接做其他事时，我找不到那个链接。

无名男士 : 通常会有几个层次，就是那样。

HOLLY RAICHE : 是，我知道。有几个层次，等到我……我只想说，我希望我们可以 - 因为 Maureen 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感到很失望，我用了 20 分钟。我没有更多时间了。

另一件正事，任何在工作组的成员 - 这更多是跟我自己说 - 例如，一个简短的段落，指出 [ITRPD]。现在，没有人会读它。但如果你说：“这与下面的事情有关：如果注册人失去了某个名称，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去什么地方”，那它就是告诉其他不懂这个标题的意思的人，为什么这对他们社群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将那作为一条纪律，那我们会收到更多意见。

OLIVIER CRÉPIN-LEBLOND： 谢谢 Holly。过去，我们实际上在这方面制定了一个计划 - 一个行动事项。我们试过，但有太多工作要做。嗯，Ariel 将.....我们必须跟进那方面的工作。下面请 Wolf 和 Alan 发言。

无名女士： 我刚刚想到，那是唯一的办法。

WOLF LUDWIG： 谢谢，Olivier。在我提到的几点中，它们多数是相当结构化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个我们可以马上做的事情。它是与质量和整理邮件列表有关的问题，如果所有 ALS 都订阅了公告，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地区列表上提供同样的信息呢？它只会[造成重复]，而且这种事经常发生；要做的很简单，只要在公告中提供那些信息就行了。只要在公告中提供一次，不要在地区列表中发送垃圾邮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例子。

如果浏览发布系统，很容易就会发现，如果提供更少的[信息]或[听不清]应用[信息]，将会提高人们对一些事情的关注度。非常简单的因素。因此，这种情况可以立即得到改善，减少麻烦和成员的负面

回应。我前面说过，过去一两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成员们投诉。
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谢谢，Wolf。行动事项：检查所有 ALS 是否都在 ALAC 公告中。

Alan Greenberg，你最后讲几句。

ALAN GREENBERG : 我想简单讲三点。关于决策的影响，Jose 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声明，但他犯一个错误。他谈到了决策对理事会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流程一直正常运行的话，我们会给工作组和其他方面造成影响，这时就不需要向理事会提供建议，因为他们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因此，这是我们决策的影响，而且，很容易就可以分析我们对工作组提出的建议，看那些建议是否会影响他们做出改变 - 影响他们的决策。在理事会层面，这样做较为困难，但在工作组层面就非常容易。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意见确实会造成重大影响，并且我们需要将那些影响记录在案。在那方面，Jose 是对的。这只是最终的目标。如果一切工作都顺利的话，我们永远不需要向理事会提出任何建议。祝好运。

第二点。关于邮件列表，我在约一年前做了一个分析，现在我愿意再做一次。我们使用邮件列表是准随机的。如果你是 ALS 成员或 ALS 代表，并且列表没有一致性，那你使用的列表会有无限种组合。因此，事情不只是不发送某些列表那么简单，因为它们已经存在重复。我们需要在做出决定时分析这些列表 - 但一直没有那么

做 - 修改我们列表的用途，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它们并不一致。

随便说一下，虽然我喜欢维客，但我们小组中的许多成员不能很方便地使用在线工具，而邮件列表使用的是推送技术，你不必注册就可以查看它们。

最后一点：空间。在我看来，我们的各种网络空间和维客页面都很麻烦。不管你访问哪个页面，都必须一直向下滚动到底部才能找到有用的内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政策制定页面完全重复了 ICANN 页面的内容，但格式[更加糟糕]。你几乎不可能找到关键的信息。在政策制定页面上，政策制定问题的列表就有一页内容。如果访问那个页面，除了一些指向其他任意位置的指针以外，几乎没有有用的内容，其中还包括一个十大 ALAC 问题列表，那还是 2008 年的。

OLIVIER CRÉPIN-LEBLOND： 不说网络普通用户网站了。我们都了解。

ALAN GREENBERG： 维客也是那样。不只是网站。

OLIVIER CRÉPIN-LEBLOND： 嗯，那我们还需要四名工作人员。

ALAN GREENBERG： 不，我们做了一些不需要做的工作。谢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好的。谢谢您，Alan。有人给我开了绿灯，可以让 Dev 最后讲几句。

DEV ANAND TEELUCKSINGH : 谢谢。只是接着说一些看法，很快！Fouad，关于政策简报，应该减少发送的电子邮件数量。电子邮件合并后，他们就会立即找到指向网络普通用户维客页面的链接。

其次，我认为，除了合并外，在启动公众意见征询时，政策制定工作组主席确实必须发布一个提要，指出“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如果你听说 IRTP D 部分是 PDP 流程的结果，哇...我该怎么做呢？必须提供一个“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之类的提要，并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参与进来。

关于政策制定页面等的结构问题，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想我们可以着手进行改进。技术特别工作组正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一定难度，当然，如果有更多关注，有更多人手提供帮助，我们会非常感谢。

OLIVIER CRÉPIN-LEBLOND : 非常感谢，Dev。由于我们时间不够了，大家举一下手。大家有多少人在访问 myICANN.org，它应该提供这种基于主题的过滤？我注意到有一半人在访问 myICANN.org，那应该可以提供某种选择主题的方法。

另外，大家有多少人读过每月简报，就是 Heidi 写的？Heidi 和她的同事写的每月政策简报？政策更新。好的，大家都读了。至少有一件好事。不是 ICANN 的，是网络普通用户的。这一个，这一个最重要 - 3 月 14 日更新，网络普通用户在其中提到了以下四个要点：10-14（所有语言）。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还没有讨论第二、第三和第四个议程事项。Cheryl 就在我旁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讨论那些事项了。我们必须在几天再接着讨论，向那些来讨论第二、第三和第四个议程事项的人员说声抱歉，本次会议至此结束。

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